

晦屏先生文集書

識跋

箴銘

上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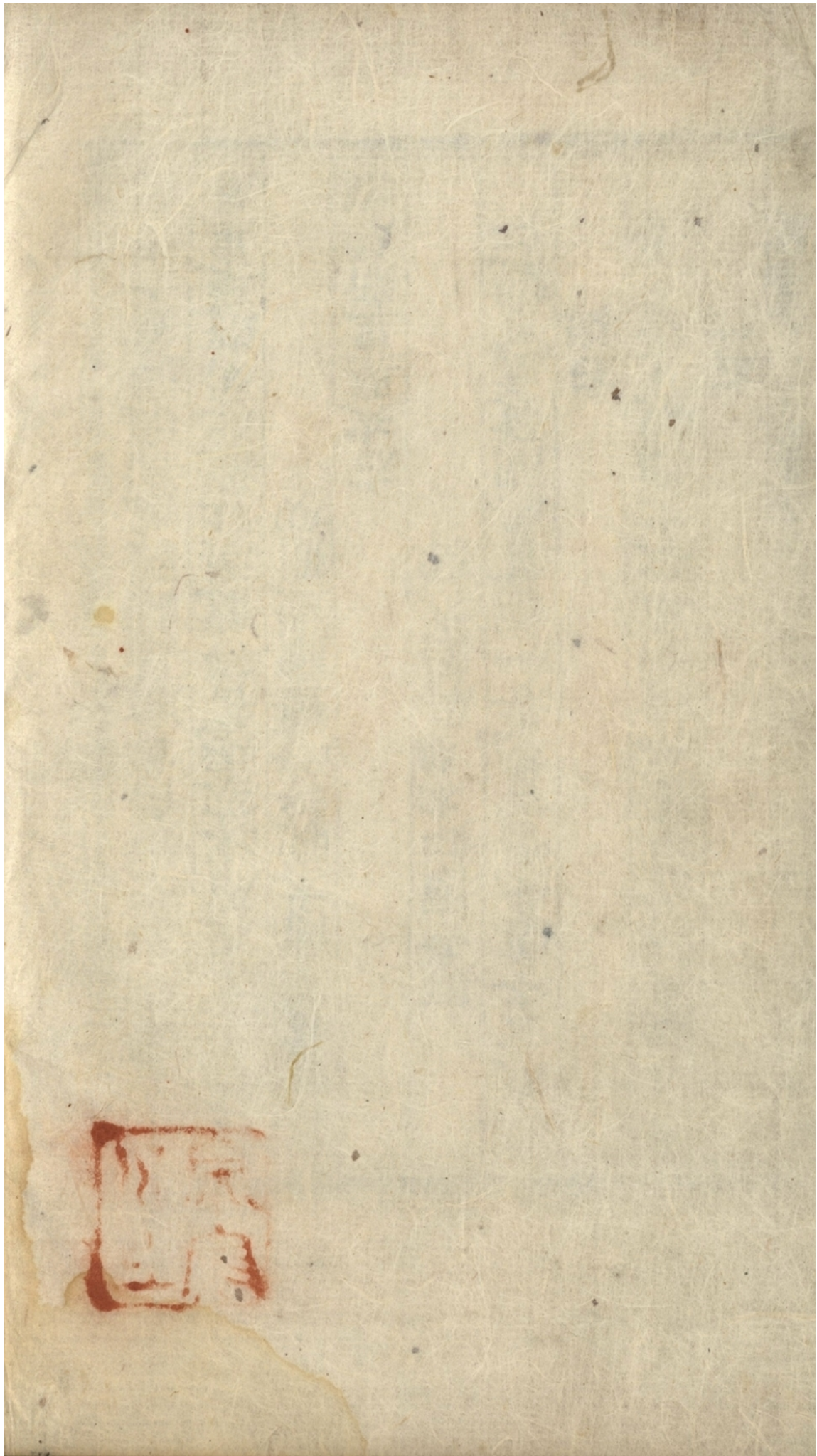
哀誄

祝文

祭文

墓表

共六



晦屏先生文集卷之八

識跋

題望金剛圖障子軸面

從姪鼎五得望金剛圖障子一本示余乃鄭謙齋所爲也余惟金剛是海上名山而乃登斷髮嶺望之其蒼茫恍惚固應如是蓋非謙齋好手不能摹出得此也鼎五既囑隴雲翁書望金剛三大字於圖上又要余一言余謂觀山與學道相似必須躬造登按歷歷搜覽然後歸而到方休歇處乃復超然登嶺遠望則固將指點領會於曠蕩之中而有能真見也或不然也足跡未曾一到



其間只欲於別處望見依稀吾恐其或墮於虛遠而終
無實得也五也乃亦知此乎余念五之姿性疎闊少親
切向實之意有迂遠出塵之想不可不深戒於斯矣雖
然學道而能奮勵踴躍勇往直前得至於真做實踐者
未始不由其依稀企望地感發興起以致之此意亦不
可不許也五也勉乎哉余觀軸末有謙齋所自題識謂
其据宋懷川詩語爲此圖而其詩全篇四句實載在洪
木齋遺集又有古今傳說可据此爲木齋詩明甚而謙
齋所云乃爾不能無疑余與五也嘗說此故今爲一言
申勉而因附論及此當竢知者一卞爾

張達山實蹟卷後跋

不佞惟達山張公大節卓然友與治隱籠巖兩先生并
美齊光當前代革命之際其能辦此者幾人哉時代已
遠固無以詳公之事實然而念其以前朝世臣位躋台
宰聖祖龍興特以厚幣三徵是必有德望才器爲當
世所推重矣向使一出應旨贊揚休命豈不安富尊
榮共享天祿哉然而終毀形入山託於空門甘心枯死
不肯以彼易此噫其難矣所慨然者治隱籠巖俱爲
聖朝所褒顯舉國至今尊慕達山公獨昧昧無稱豈其
嘗滅跡窮山無復形影故歟顧籠巖之逃之荆楚乃亦

與之泯其聲迹而其顯晦爾殊亦未可知也不佞見金
掌憲聖民父嘗宰昇平解歸問之謂其府南果有建達
山而山中有公遺墟至今父老相傳張氏居境內者甚
多未聞有爲公後者遺墟鞠爲茂草無人典守不佞聞
而興傷也噫世或有尚節義者欲爲公表章之當以昇
平志及文忠公永慕錄爲据而遺墟傳稱亦足指徵此
當俟嘉會於無窮耳公之裔孫在屏山密州者不少始
相與盡然興慨欲有以發揚之顧文獻無徵未詳其生
卒履歷乃以誌錄所載若干語屬不佞編輯要爲一言
闡幽不佞固陋蔑識無由廣攷只以所來文字第列之

名曰達山實蹟集略因略述私見附後覽者亦將有感
於斯焉請編集者名大鳳於公十三世孫也歲辛丑三
月下浣鵝洲申體仁謹書

南溪實紀跋

右南溪李先生實紀塵二卷以世系年譜逸稿爲原編
師友寄贈頌德碑銘祭文誄辭狀碣誌銘爲附錄體仁
旣妄加校讎次輯因仰而言曰嗚呼先生以聰明端秀
之姿挺儒賢輩出之際以西厓柳文忠公爲師以守拙
齋五峯諸公爲同堂諸父以旅軒愚伏梧峯修巖訥齋
敬菴西潭諸賢爲友出入講討日夕琢磨其淵源羽翼

蓋足欽想而自廬墓讀禮之日以至桑榆旣晏之年所
嘗專心致力俛焉從事者固不出於聖謨賢訓之中必
以易詩書春秋近思錄心經等書爲主而又喜讀朱子
書不輟講誦於南溪泉石之間若是者可謂沒身涵泳
於義理之中而味人所不味者矣其服行需用之實豈
曾無可言者哉故處於家而爲孝友敦睦之至需于世
而爲撫摩捍禦之勤迨其歸臥林泉發蒙育材填荒相
唱嘉惠一方而乘化歸元之日又能以禮謹終遺戒丁
寧此固爲行事之著明而若論其旨訣之微則其場屋
之作雖出於一時應舉之技而能痛說於未發已發中

和性情之妙貫動靜該體用而其工夫義理明白有下落所與晚沙公書雖惜其未見全篇然而殷勤勉學之意必以收放心爲本非平日體驗之工自有所實得於中者曷足與議於此哉噫公實厓翁之高第弟子而南溪實公之所嘗卜築藏修者也當厓翁之奉享南溪而乃不并舉從食之儀後人於此亦不能無恨公之遺文實蹟亦嘗始佚於兵亂再蕩於回祿存者無幾爲子孫者安得不嗟唏也公之后孫履樑致中父袖公遺文幾篇及前後事實若干屬體仁編校因要一言附後體仁實梧峯先生六世孫也追念先誼不勝景慕遂不敢以

不文辭因并附慨恨之意以俟知德者採焉丙午月日
後學鵝州申體仁謹跋

書杏堂稿後

嗚呼余讀杏堂稿將何以爲懷也余亦有愛子如杏堂
子者死先師大山先生嘗勸余收拾遺蹟俾不滅而悲
哀慘毒不忍爲也及今觀是稿而乃奉讀先師之所爲
序者余固以哀吾兒者哀之始知杏堂子之翁其賢於
吾兒之翁遠甚嗚呼天苟生之何故奪之苟欲奪之何
嘗賦以非常之才性歟是關於氣數之升降而有不容
人力者爲其父者實無如之何哭亦奚爲杏堂子內舅

杏陰翁持寃稿示余要爲一言識之余不忍辭乃以余之所自解者題卷末俾遺杏堂子之翁而解其悲噫同懷者一言或萬一有力焉丙午孟秋閏月日書

尹司直戊申日錄跋

戊申之變天祐 宗祊梟獍授首不日獻捷當是時也內自將相諸臣外至藩屏守宰其奔走率職隨分効力紀功太常登名彝鼎者蓋可數也若以匹夫無官守直詣戎壘自請赴敵沫血誓死爲衆先驅凜凜有烈丈夫之志者惟善州義士尹公未知當日將相守宰能真有此意象者凡幾人也故其臨賊應變奇謀迭出馳檄呼

諭攻心挫鋒以能辦一方之勳者實有志事竟成者也
以其志也假令不幸而無所成固不失爲烈烈奇男子
而令人聞之有足想見其爲人况追奔逐北之勞斬將
刈旗之功旣嘗略獲陳 聞論賞受資而當日 教旨
中特題以自願從軍追兩賊加資非所以壯其志而表
厥義勇者歟班師奏凱急於省親奉身卽退不肯少霽
者殆近於馮大樹之獨屏避功而臨行面命據義訓恩
許一子赴難殉 國而斷斷無難色乃其母亦賢也公
之忠義奮勇豈曾無所本而然者耶所可恨者前後忌
功媚能之徒相與掩遮沮撓不樂成人之美落在下列

未盡衰顯此惟竣公議於無窮耳公之孫相鱗雲章以
公日錄示余要爲一言附尾余竊謂公之功固可紀而
其志不可不揚也遂略題數語以歸之再戊申翌年己
酉仲秋申體仁書

先祖梧峯先生別集改編後小識

記昔年刊畢先祖文集從祖上舍公追拾逸稿若干編
因草成年譜一通求識跋於青田金公擬續刊未果後
公歿幾年壬寅夏體仁以從叔命不揆愚妄覓出公所
藏逸稿序次謄載爲別集一卷就年譜草本旁搜曲採
考實釐正與別集合爲一冊略成編例蓋嘗與宗姪鼎

沃共事始終致力未幾沃忽寃化從叔下世沃臨絕時
語其弟鼎五我且死若承吾志惟盡力先事是圖五葬
其兄請夏就別集卒業要作定本體仁疾病衰頽因循
逮今迄未下手今年春五又請不已體仁始力疾強起
搜出舊本夏加校勘繕寫得成完篇蓋逸稿編載固以
上舍公所拾爲本而以所自新得諸篇并編若癸亥辭
承旨疏此爲吾祖末年大節而元集逸未收幸今得載
顧年譜草本不無合商量處規模色面有不得不展拓
夏張依實修潤遂不嫌僭褻分條立綱用大字標題輒
以細註雙書稍換舊例若可恨然顧惟此事適所以承

公之草本而欲卒成其事得以追副從叔宗姪之意而
俾無遺憾何嘗別立爲一本哉故必一依草本所載仍
載金公識文于卷末俾後人得有所攷而不沒其實云
歲巳酉元月丁丑六世孫體仁謹書

梧峯先生辭承旨疏後識

先祖梧峯先生值昏朝政亂無意仕進屢除拜不起及
癸亥改玉間廢主遜位時事爲之潛然出涕未幾拜
承旨遂辭以疾不赴短疏只陳病狀不一言及新化從
容婉轉不迫不露當日知友惟五峯李相公及敬亭李
公識其意五峯輒先祖詩曰銀臺新命辭嚴召敬亭

祭文有日出納惟允之才將施之新政而公則不起此
爲吾祖一生出處大節而事係時諱有難明言按行狀
實略舉其端而不詳載如誌碣等文初不槩說子姓後
人恐無以識得真面先師大山李先生嘗見體仁說及
此謂梧峯辭承旨一疏此君子末年大節而恨不載文
集中聞其嘗亾失而復得之幸孰甚焉似當汲汲續刊
以傳於世其言尚耿耿在耳今不肖後孫體仁僭不自
揆爲附數行語略錄顛末以補狀碣之闕後之尚論者
若因此而取攷疏語得會微意則庶或有肅然起欽欲
爲之發其幽光者矣

世牒卷首小識

鵝洲巨濟屬縣今巨濟府鵝洲縣尚多有姓申者云或謂韓山舊號鵝州申之先疑出於韓山而州與洲字固不同按退溪李先生嘗撰申參奉諱椿年墓碣曰公巨濟人我先祖孤松府君司馬榜眼印本書曰本巨濟鵝洲之爲巨濟地無疑矣故觀故籍或書以巨濟或書以鵝洲未嘗不迭用而今闔族無或以巨濟書本但稱鵝洲若相謀然未知始於何代又觀先輩手書如詩牋題名等帖或稱梅城後人或巨濟縣一名又稱梅城歟亦未可知也按吉冶隱夫人是鵝洲申氏而洲字或書以

州圃隱集載圃隱文科榜目有曰申仁甫擢丙科一人
其貫曰鵝州而州字亦不從水未知是亦巨濟鵝洲而
洲與州音同而字相近故乃未免錯書歟抑別有一申
姓出於韓山而自以韓山舊號爲貫歟或云鵝洲氏是
本自平山分出俱爲壯節公後其說亦無怪而無信籍
可据空并竝博雅君子夏質焉歲辛亥月日鵝洲後人
申體仁衰病垂死追惟本始爲修世系一通略附以事
實文字因究論所貫鄉邑俾後人得有所攷云爾

鷹巖血書拾錄識

鷹巖血書者我從先祖處士公壬辰亂中臨絕手書也

公諱之孝嘗居義城新禮洞乃我六世祖考梧峯府君
兄也壬辰五月倭寇猝至時梧峯府君以宣城宰在官
公奉母夫人吳氏避亂隱于鷹洞巖穴間鷹洞卽今之
泉洞也倭四出攜突逼公所棲遂劔擊公左肩血淋漓
以歿公臨絕神思不亂從容若平常乃啣葛濡血脫紬
衫手寫爲書寄宣城首言其遇害垂絕惟母氏幸免且
申勉梧峯府君欲必委身殉國乃欲識諸足掌俾卒尋
屍辭意激切有足動人府君在宣城陣中見是書不勝
驚痛流涕乃卒忘身誓死盡節樹勳此血書始終實蹟
也以其出於鷹洞巖穴故謂之鷹巖血書而其後血書

不幸為灰燼無以記其全文惟首尾數句表表傳稱乃將因此攷據得徵懿蹟百世寢遠之後若終并此無記之者將于何攷信乃敢不揆愚妄掇拾句語謹錄揭之如左

血書拾錄卷後跋

體仁謹編成鷹巖血書拾錄既訖乃為公諸后孫復以所感于中者敬書卷尾而為跋語曰嗚呼昔張巡與南霽雲共被賊喝脅不屈巡臨死乃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此壯矣至今千載之下尚令人凜然豎髮也雖然余謂同舟遇風雖胡越必同心况一體被

脅誓心同死其忠憤所激乃不覺一聲呼語卽地相勉
此慷慨者能之若夫以家居無官守者猝然被賊鋒臨
死方奄奄垂絕而乃濡血作書遠寄百里外以勉其殉
節者此雖在骨肉弟兄間豈容其暇念及遠哉非平日
定力卓然有立于中者能如是乎顧我梧峯府君旣血
心憂國守死封疆固若不待勸勉然而紬衫血字之寄
有足令神鬼感泣兄弟孔懷豈曾無痛激增勵者哉然
則今雖以公之血書謂不無當日隱功亦可也豈直爲
一時臨絕之善言哉抑又惟韓文公嘗以李翰所爲張
中丞傳爲有闕而叙其後記臨死呼雲事甚詳爲恐其

或湮沒不揚也然則今公血書不幸見燒於火而其首
尾數句語且將寢遠易泯者豈非仁人志士之所宜興
慨者乎使今之世復有如韓文公者出所以鋪張叙述
欲得以發其幽光者必不後於中丞呼南八一事而顧
茲衰病蒞識僅有所述錄而無以發揮萬一亦可愧也
雖然使爲公之后孫者有能持此錄就當世能言之士
求其爲序若詩以稱述而歌詠之區區編錄未必不爲
原本可据而百世之後有足傳信顧非幸歟諸君其勉
之哉丙辰仲冬月日從后孫體仁謹書

陽坡實紀跋

陽坡洪文正公當麗季板蕩之際以勳戚世臣位躋首
相既嘗殲滅賊徒再安宗社卒也正冠服出門罵賊不
事苟避甘心殺身勳名震一代忠貞貫日月有足輝映
竹帛傳誦今古若是者豈曾無平日所由得力而直出
於其智謀血氣者哉公少好讀書與李稼亭鄭雲谷諸
賢結爲書社日以焚香誦讀爲事時人稱爲焚香會公
嘗自云近日曾中若有主宰是其日夕講討之功朋友
切磋之益固將爲異日勳業節義之所由本而爲能樹
之得辨豈不凜然豎髮哉抑又惟當時君臣上下之相
與尊信佛教崇奉不已者殆將滅其天彝而觀權陽村

所述東賢事略謂公以天質之美輔以學問之工處事
直而能斷接人嚴而有威確持正論力闢異端噫亦韙
矣非平日義理之明持守之實能卓然自立於頽波之
中而不爲邪世亂者曷有以至此哉是其有功於斯文
維持乎正脈者不止爲一時扶社之勳臣殉亂之毅魄
而惜其時代寢遠文籍不具無由攷認其闢異之實蹟
正論之一二得以嘉惠後學扶植世教而其所存者有
六首詩律尚傳耳寂寥篇章落在人世不翅若泰山之
一毫芒然而其詞旨高雅韻響清遠令人諷誦足以驗
其流出於忠肝義腸而絕不類末俗浮華口氣非所謂

大鼎之一齋乎公有苗裔在赤羅衣冠甚盛既歷世累
百餘年而慨然有追報之意始相與立社妥靈與后孫
西潭公賸享一祠而又傍求公遺蹟之散佚者片片拾
錄以其六首詩特首揭爲逸稿而又以史傳及前後諸
賢記述附其下合之爲實紀欲必鋟梓廣傳噫亦孝也
公之幾世孫亮國字正諸契爲奉實紀來訪山扉責跋
語甚勤有不敢以不文辭者遂書此以歸之

龜巖實紀卷後跋

古語云觀人必於大節不佞讀近故龜巖金公實紀而
論其大節壬午中營一哭乃非公大節之可觀乎嗟乎

論其蹟則所當論其時也雖山野愚氓賤隸苟同有秉
彝之性者誰不欲一聲號天以訟其冤乃莫不屏息潛
涕中夜椎胸未敢發口言者顧公時以嶺伯中軍坐在
營壘名跡表著觀瞻如堵而乃敢發聲長慟流涕滿面
當食不肉略無忌諱以其嘗職兼侍衛分義自別有不
能自抑自謂雖以此獲罪無悔若是者豈曾以死生禍
福動其中者哉噫亦壯矣公自是泊然無仕進意解歸
壠畝沒身謝世至拜鎮將不赴不亦可欽哉蓋公以儒
賢雲仍發迹弓馬聞識志操不類常調所至輒有聲績
庚午進對特蒙 天褒固多可記今公之孫英鐸以公

實紀一卷屬不佞要爲一言發揮所以特論大節而不暇他語者乃欲以淑人心扶世教於無窮豈但爲公地者哉

箴銘

元日箴巳酉

天地之間一元流行貫徹四時發育生成舊歲旣除新元卽續循環不已旣貞必復正月初吉實維元日三陽回泰一氣肇革春夏秋冬於是權輿日月星辰從此推舒一機滾滾大化常生生不窮萬物同春顧惟吾人亦有此德仁之爲德包四德悉渾涵純粹寂然不動一

心全德萬善是統惻隱之發實原于茲羞辭是非次第
以施充拓得此四海可安苟未充之事親亦難不是死
物生理藹然隨事感通體用固全日用動靜出處語默
如條是貫若泉斯達遠而古今廣而六合活絡通透周
徧普洽宛一乾元卽在我身在天爲元在性爲仁天人
一理上下無別賢愚同得生也本直誰能保此寔體厥
躬或間以私不與天同天行固健萬古不易相古先民
至誠於穆以仁體元全體不息堯欽舜恭禹祇文翼湯
銘浴盤武警几席周思待朝孔憤忘食煌煌厥心新新
其功與天同軌一體并隆越有羣賢繼開相須顏曾思

孟周程張朱克復戰兢戒懼充擴存誠主敬德崇業博
剛健日新俯仰無忤前聖後賢同歸一極凡欲自新盍
體元化體元之本反求在我賢聖既遠成法可稽欲仁
斯仁學與之齊顧我今年六十除一冀六十化進進不
輟念昔王考錫我嘉名欲必求仁體之以誠年齡既晏
餘日蓋寡猶有一心炯然如火心苟不死雖老益勵庶
幾竭力追補已逝匪敬曷存匪誠曷以勉焉孳孳斃而
後已寂寥孤居三元載迴餞故迎新感懷難裁思或體
乾以勉新工作箴自戒我言由中

元日箴贈族子鼎周并小序○丁巳

族子鼎周移居窮隅謂無師友警益欲余一
言以發之疾病衰頹含意未就頃於除夕前
數日鼎周來訪江臬夏申前請余不忍終默
乃作元日箴一篇以貽之庶幾有補於其志
業萬一云爾

天地生物其心孔仁流行發育萬類同春曰惟吾人以
是爲心賢愚共得無古與今心雖活物其用不窮爲一
身主隨事感通有或不謹私慾交熾哀哉厥心未免忽
死頹墮頑蔽生理中絕七尺雖存與屍奚別念君孤寓
傍無疆輔安知一心得免放倒屬茲新元大化夏始庶

將自勵與物偕起顧惟天道陰合陽開當春發生自冬
胚胎靜常涵動動惟資靜天人一理盍亦反省我愛景
伯才性極美慈良恭遜聰明強記第惟氣象稍欠凝重
言不必訥體或輕動臨事通敏懼疎審度看文不滯恐
未玩索究厥病根靜養無素以是爲學恐亦難固不有
翕聚曷以敷施非能專一直遂難期空爾自今特加新
意默存乃心克體此理沈含在中婉轉致思濬源導流
培根達枝存之者固發之有力體之者深守之愈確止
水澄涵生意日篤邪私漸去善端可擴逐歲增新春德
在躬欲仁斯仁卒與天同非誠曷有非敬曷持知行交

做沒身孜孜新正回泰病懷崢嶸作箴警爾要與共貞

固齋銘并序。壬寅

固齋翁吾鄉之宿儒也少有才讀孔孟程朱
之書欲必有爲於世今年五十有九矣髮白
如雪齒牙盡搖乃未能策成一名坎軻貧困
麤糲不厭噫信窮矣惟其自修之志不能無
慕於古人取君子固窮之義以固名齋欲固
守其窮之志也余嘗觀翁之室詩書盈案筆
硯淨潔無俚俗營產之象而有閒居清修之
趣知翁之常端坐其中讀書此所以必用固

守自勵而不以窮窶易其心者歟翁嘗邀余
入于室既坐語移日臨別指齋扁請爲一語
以相之蓋以余爲知己故也銘曰

君子學道志在達施落拓窮居夫豈所期時命或乖不
遇故窮其如命何固守以終余惟固字萬善所立擇乎
中庸亦惟固執志之而固外物不誘學成而固自樂無
苟以此處窮安得不固動忍玉成坦然履素心苟無愧
餓死不恨如其非義萬鍾豈願是之謂固其固如石我
守我義誓終無斃顧惟我居圖書滿室賢聖遺訣道義
眞實嗚蔬喫糲日處其中載歌載咏我學加工周孔我

儀程朱我師一牀相對黃卷日披我飽而飫義理充積
我潤而肥德輝宣赫於是自得無入不臧不守而固與
窮相忘環堵蕭瑟處若瓊樓短褐風淒著如重裘曾歌
顏樂由此可希履缺瓢空於我何虧我心孔安我守自
確窮我者誰我且自適吾友固齋得見此意年老而窮
以固自矢我謂斯翁少也有聲豈空窮者不幸無成願
惟其志欲自固守窮非子病德固而厚我作銘詩以勗
其操由固而樂庶幾忘老

座右銘甲子

八耄垂死志業荒頽遂掇集古訓句語爲座

右銘一篇略次聖賢工夫事業表裏節度可
欽可法得四十六句閒居養疾之暇往往吟
諷歌詠自不覺激昂興起反躬含愧知所警

勵銘曰

強學力行進德修業操存省察戒懼謹獨懲忿窒慾遷
善改過主敬集義直內方外格致問辨體驗踐履明誠
并進博約兩至剛健篤實樂易溫恭克己復禮閑邪存
誠弘毅任重精一執中動靜交養體用無闕盡心知性
成已成物上帝臨汝其敢或貳日乾夕惕斃而後已積
累涵泳深造自得勿忘勿助奮飛魚躍妙用流行默契

無言日用優游左右逢源樂天循理心廣體胖存中著
外盎背晬面不知不愠用行舍藏一源瑩澈萬理融通
明鏡止水霽月光風俯仰無愧存順沒寧

上樑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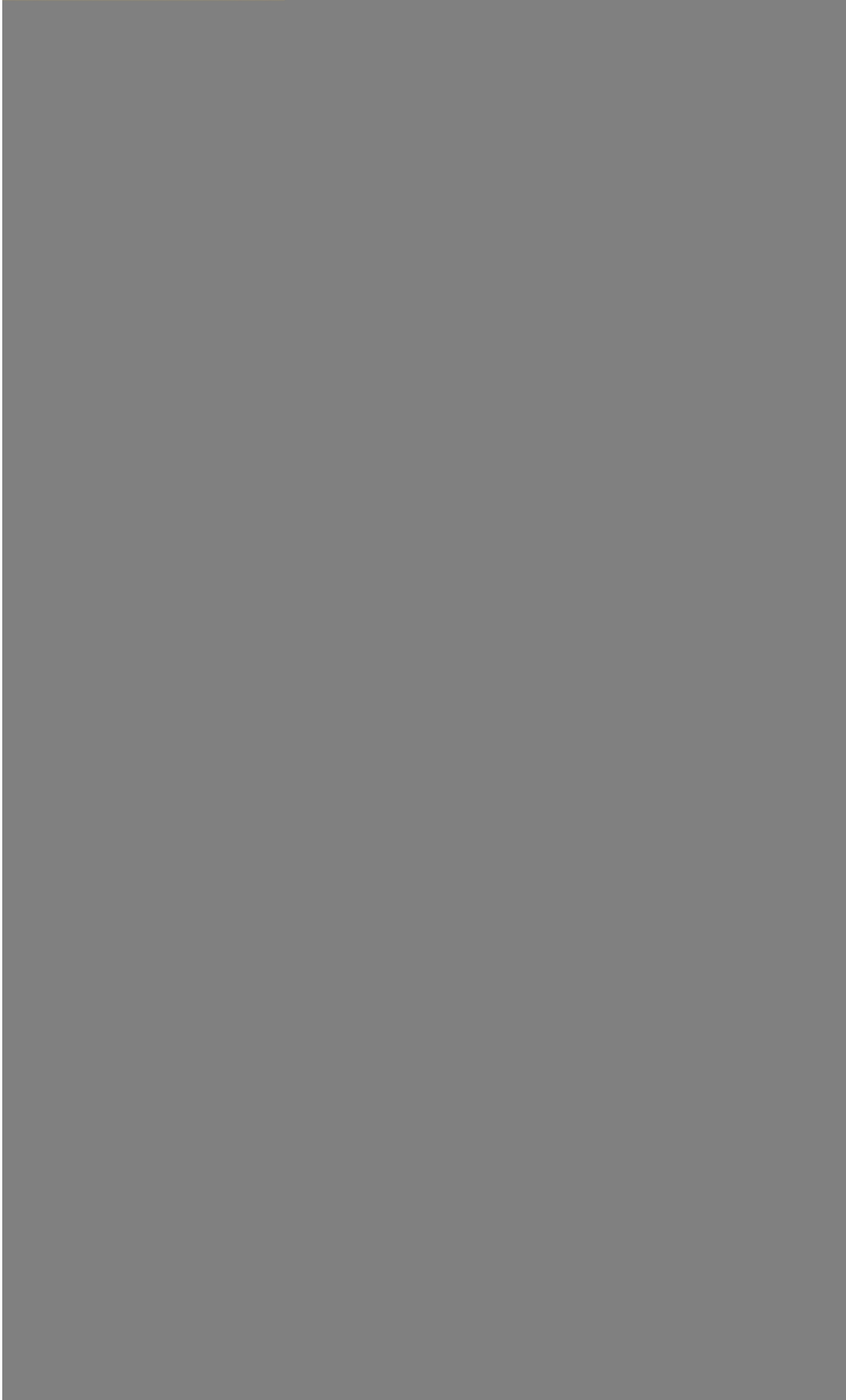
先廟移建上樑文

先父兄未遑之事一朝始成我祖宗如在之靈百世以
妥應有待矣豈非幸歟竊惟吾家詩禮名門簪纓故族
累仁積德疏太傅之世業遺安毓慶垂休王晉公之家
福未艾粵至王考規模增新始移先宮制度盡美朱甍
耀日依稀脩竹之間畫簷凝香寂歷蒼山之際春秋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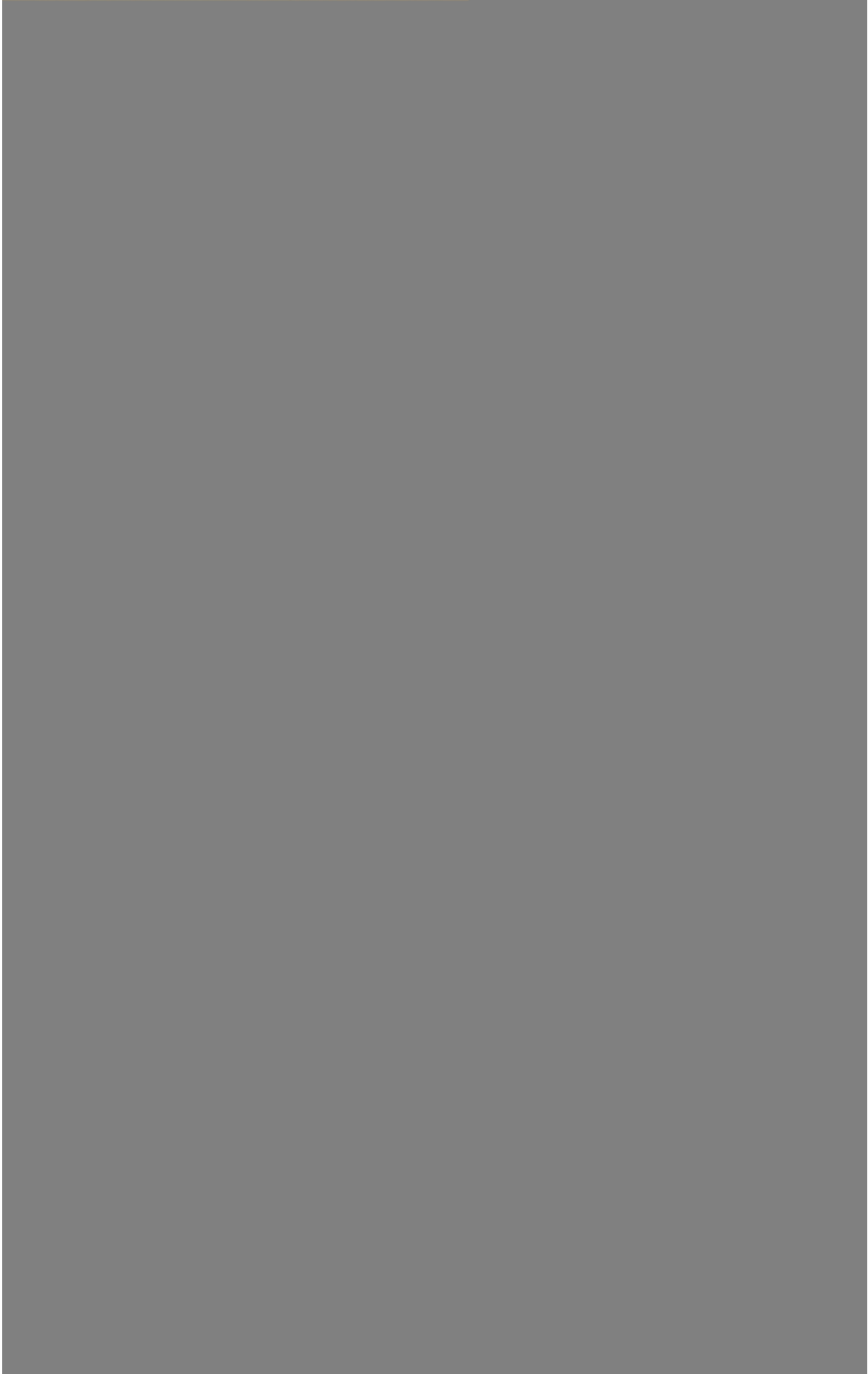
享灌薦孔明內外諸孫瞻拜
見宗支之繼亾乃遂命龜曰
謂其方必居非宐其基不遷
其靈雖其言誕妄無徵亦其
胄遂與合謀族人凡爲吾祖
之議惟恐或遲於是相土正
匠殫技因舊材而添新僕隸
幽戶僂陟降開闔之時曲牆
龕之昭穆相繼百代之香火
無怠諸支諸派盍同護而殫

樑東畫棟晴霞射旭紅一陣
蔥蔥拋樑西樹影扶簷落照
於佩耀華題拋樑南天放高
意尚傳吾祖讀書菴拋樑北側
斤戒勿侵當簷鬱鬱遮如翼
芬苾以誠百福臻古今此理何
春與夏家業勿墮守祭田桑成
之後祖考嘉悅子孫蕃昌禴
學文藝繼百世之家聲終焉

錦淵精舍上樑文







體物不容欺一出遊及爾往拋樑下聊向芳洲采杜
若一掬幽香欲贈人問君誰是同心者伏願上樑之後
松桂漸密江山益清朝往夕來一丘之玩適無限唱余
和汝百年之講討有功

梧溪里社廟宇上樑文

先覺奄忽以歿幾切鄉里之興悲新祠突兀乃成幸遂
義牆之寓慕公議不待百世而定盛事得與一邦而同
伏惟我剛窩任先生稟全淳龐資挺豪傑聰明絕類少
也淹貫乎羣書詞翰若流中焉聘驚乎當世建晚年藏
修之得所致一生問學之專工孝友忠信以爲基平易

衣請學因材成就至誠樂育銘碑弁卷所重不在功用
之大發潛闡昧巖軒蕭灑矜珮繞席夔夔不倦講說終
夕爲學之方先立本領義理之真頭臚必正剖析漸細
王伯毫忽體驗欲密未發已發分開渾淪勘破四七動
靜心體圖象精切學絕復興賴誰倡明凡我昏蒙獲知
重輕先生之學體用無闕求之今世殆寡其匹顧余無
似晚忝門庭來往質疑歲月屢更不以愚騫提誨多方
或面或書若不忍忘記於昔時顧余興咄眞儒不作一
脈將絕誰肯奮勇直前擔分脊梁須硬間架空廣說得
非難做處易差靜時或存動輒難持中夜侍寢勸戒盈

耳迨茲感誦懼或失墜若虛之訓韜鋒之戒特下頂針
對病投劑雖固不敏敢不自力庶幾無怠終身佩服前
秋告歸復期冬浹繼致一書未承回音忽聞愆節彌留
經朔蒼黃馳至入診侍側蓋於其時證候已劇同志齊
會遑遑視藥臨訣加衣遺命丁寧列伏床前攬涕以聽
誰謂斯文天卒不相一朝不憖朝野氣喪豚兒請教日
月未多亦有少姪及門含嗟我懷之悲曷有其涯存順
沒寧與化消息仁壽匪偶亦同雲谷全體始終無疵可
覓前無所愧後無所怍如是而足尚復何憾後學失依
只裂心膽

祭宗姪鼎沃文

世運漸降元化若竭一氣之賦於人者往往多浮躁淺
露飄揚輕薄而顧汝風骨之粹若濯諸秋水而無累氣
象之儼若鎮以山嶽而難拔府庫淵深若不可窺其志
意樞機慎重若未易得其然諾實行內修而弟妹無異
言風彩外著而儕類鮮與擬蓋由其天稟之美而得力
於文學不少見解之明而自守以義理有素若其詞藻
筆札之華紆餘夙成施用不滯者此特其餘事末技耳
舉而用之當世若可以鎮衆情之憂危決大計之然疑
辨一代可觀之業而視庸夫如嬰兒若此者可謂略得

上世之渾元而非一切淆漓之鍾當世衰化竭之日人物渺然之際而幸得此以主吾七世之宗夫孰意其連三世而無命結遺恨之重重嗚呼其惜哉惜哉汝生九歲失怙屬我教育以至成立以承先祀人皆知汝之於我有子父之義而不知我之於汝實多賴麗澤之益箴規之切我不謀汝未嘗自決我有不逮汝警而發其使我得自立於衰頹之境而不至失墜者非汝而誰也汝嘗欲竢五六年之後年紀向晏誓將斷棄舉業從我棲遲於泉石之間討論經旨收拾桑榆以從所好此於錦淵之上所以嘗助我致力結構數椽以粗成平生之計

而屬我逍遙嗚呼今其已矣有不忍獨處其間矣有不
足自娛而可悲者矣故吾於汝之逝乃不論先祀之重
偏堂之情孤寡之哀門戶之替而特憐其才之未展志
之未遂徒使我孤寄淵亭摩望釀涕有事無與議有懷
無與語顧奚由以自慰也李上舍仲則誄汝之辭曰惟
晦屏之獨處孰知其心之永傷金上舍弘輔之誄曰可
會屏翁心知我悲者可謂知汝志已而已而痛矣痛矣
汝之葬也我以亾婦病劇未臨穴喪耦殯葬穉兒盈室
未曾出門一步曩也從羽谷歸歷路登山躑躅繞墓臨
風痛哭若相招送而一杯無語衰草荒涼攬涕言返十

步九顧汝其知之乎不知乎昨年此時汝疾方劇吾日夜守視焦煎心思莫或萬一救起畢竟無奈一哭卽去閉門不出及婦病蒼黃移寓錦淵不忍不告行於汝故乃復就哭靈筵數聲卽止及今中祥忽屈不忍無一言匍匐寒江扶病強來無意經宿奠畢卽還我之情固亦憾矣雖然死生之理終非人力可容我於汝疾革之時旣以平日所相講論者告之而汝遂諾而領之今日之來吾又奚悲乎惟將歸臥淵亭之上不復以死生爲念歌咏聖賢懋養天和以終餘年汝於我豈不以此相望乎我之於汝亦無可言歸薄太清浮游乘化而顧此衰

柯早晚同歸其有知乎庶愛相依無知乎亦終於冥漠
吾與汝更無可悲

祭金直甫文

圭璋令質瑚璉美器早遊大方得聞為己資性穎敏見
解精明才兼體用工並知行推諸日用心法可想英銳
時露亦見氣象內外主客輕重虛實節度極明條理不
錯方要密察縱未融會白尺進步即變脫灑填篋虎齊唱
蓮桂播馥行自家庭略驗鄉國殘郵一試駿騎初程栢
府清銜前路空亨那知一夕奄告不起位不稱才學未
究志猷腸恐摧大耋其嗟鴈行中斷伯也鬢實皤矧惟阿

感同時埋玉全家方旺一朝缺洛粵自山顛斯文無托
凡有憤悱啓發誰靠同志相勉惟共扶策桑榆晚懷傾
嚮倍劇客歲窮臘兄旆自南訪我新居八谷停驂攜出
淵亭徘徊登臨謂我爰得期我重尋峽管將絳江花正
燃逝將占此踐約無愆良朋有期我懷如渴庶復盍簪
得與磋切越逮春暮花落柳陰洲有游鱗岸有啼禽所
懷伊人一去無緣延竚江曲日夕心懸忽聞二豎沈淹
經朔伯兮過憂或至淚滴家有祥祭恨未馳診方期休
復卒也告殞我哭臨江鳴灘共咽父子相對慘慘竟日
我懷之悲誰將知此非重年隊豈緣鄉誼兄歿之後僅

一旬疆尚山黃兄亦告云亾清安雅識于何夏覲一運
所驅若與相逐存者廓落喪朋殆盡白首孤畸何以自
振惟追伯季毋替舊工懼終無面歸見亾朋

祭黃景初文

玉溫蘭馨兄之次負也鵠峙鷺立兄之儀也心雅而志潔
學勤而行篤惟天賦之自美蓋充養之有得顧余自在
童穉不面神交及皆冠首兄來我邀園林之靜草堂之
寂鑪茗香烟架插墳籍或聯狀而討話或張燈而開卷
出入性命之微探究經傳之蘊大而經綸參贊之業細
而格致存養之功與亾治亂之相懸王伯儒釋之不同

或鉤其幽或提其要論無不達旨窮其妙酬酢萬變間
以笑謔顧意氣之不俗亦警發乎昏寒半世公車之累
雖未免枉費寒暑桑榆填補之二為不負師友所許粵
遭祿摧之痛同赴鶴籠之葬哭罷言旋相視惘惘同志
所以策勵相勸惟恐或墜者倍平昔之傾嚮先師之喪
纔畢而金兄直甫忽不救直甫之柩未窆而兄又相繼
以凶惟一運之所驅覺五雷之悲涼嗚呼痛哉平婉不
激之論精明獨照之識典雅夙成之文清粹出倫之格
今不可得以復見耶徃歲維夏江花初落兄來訪我
宿錦谷嘗未料兄之大限已迫謂趁秋而再合送別臨

水丁寧畱約曾座香之未歇奄訃音之告惡哀孤寡之
抱恨憫伯氏之孤特惟兄之生幾滿六旬而我亦下兄
惟四歲顧奚足以淡悲知早晚之同逝所悲者斯文寥
落一脈殆絕獨立暮途誰與提挈恐無以歸見師友於
地下副素期之萬一嗚呼痛哉宗君玉碎尊嬖繼歿私
家禍酷我懷焉極喪威摧剝之餘百念俱空惟躑躅思
兄如或接容想原草之再宿悲歲月之愆愆豈不欲抽
身一往哭酹遙前少洩我滿襟之悲思出無驢馬病伏
江涘倩人替奠綴辭遠寄臨逝水而送罷嚮西風而涕

泗

祭數咎庵崔先生文

學務躬行道由心得豪傑無待勃興南服孔戡嗜義不
顧後前王疑御家常居慄然孝弟為本忠信為質魯齋
剛勇丹溪嚴密頽波砥柱屹立中央維持世道扶植倫
常如有用我純王可做吾衰已甚奈絕外慕粵我先師
大山夫子情猶伯仲契浚道義一朝山頽斯文墜地賴
有耆德南路攸仗剛健日新八耄無恙 旌招屢至朝
野想望灾壘木稼星晦少微山林寂寥吾黨益悲顧惟
愚蒙誠淺向德相望幾舍趨謁不數念昔登門暫瞻顏
色終違侍教拊躬悼責擿埴冥途先覺俱遠嗟我孤行

誰警鈍蹇喪不視殮葬未相紼中祥奄屆病伏山岬憑
人替奠罪積逋慢敢冀顧歆祇增慚報

祭金士濬文

大江之濱風氣磊落才俊并驅迭蕩相逐公在其中獨
守窮約清修苦節始終不易松風一壑有塘有石清齋
蕭灑圖書滿壁鶴爺遺風遁翁高躅閉門塊坐潛心經
籍風馳浪奔咫尺相隔八尺頎然衣冠儼若風流談諧
意氣不俗顧余從遊幾資警益每欽嚴謹古家遺色以
厥資性與其才格苟得依歸肆力問學格致誠正隨分
充拓斯文或賴得扶一脈公車遂名此豈所樂一笑退

坐非愧則足記葬先師聯轡鶴苑校書湖齋又與同席
趣尚之正見解之確同志推重往往欽服銅井晚計儼
老一谷事未諧心惟龜不食玉山歸馬路緣江國歷叩
荆扉暫接面目誰謂一別奄告不淑追惟往事頗如前
夕客土羈寓連世禍酷壽何不延賦何不薄吾儕近日
陽九運劇同心繼殞若與相速我懷之悲非惟懿戚獨
立暮途誰共扶策旌翼入地客遊纔復感疾在床未臨
窆窆今者之來爲酌一酌哭罷言旋萬事陳迹

祭磨巖趙公文

夫以大君子風節文章之盛負一世山斗之望而使之

嘗不容於 聖朝擲明月於黯昧指鳴鳳為鷓鴣斥絕

廢棄歿世寥寥者天也一朝而遭遇 新化洞照覆盆

蕩滌昭洗旋乾轉坤使枯木生春冷灰復然山川為之

增輝神人感激涕漣者亦天也於是而嘗生出一令孫

於其門以其軒昂之氣出羣之藝得大闡於家聲積鬱

之際唱臚 龍墀榮耀當時為若有為者乃何意也至

若 恩光未洽 威命繼下使一路加額之慶倏然若

落花之風飄春夢之奄過名色由是危疑意氣未免頓

挫者顧何意也當一運潛轉之際臨千一嘉會之至而

使公忽先時促化不肯少俟黃麻再降 恩牌還賜而

窳窳纒閉九原難起孤子曳衰跋涉千里奉 牌言旋

呼號道次者抑何意也嗚呼謂天不可必也君子之道
未嘗終塞謂可必也顧其意茫昧難測余於此勿論而
已痛矣痛矣雖然吉凶禍福之由於天者君子固無與
於其間惟義之在我者公亦無嫌焉方公之入山自貞
也屏跡雲林之中托契魚鳥之盟忘世間之榮辱樂一
區之太平抱書歌詠高臥先序何嘗以外物自嬰也及
夫歸元之後天日回光家聲再振子弟無窮之業固將
由此永引顧爲風爲雷爲山岳爲江河磊磊落落不滅
之氣乃或興祥禳災爲國藩紀圖報 恩休與化無既

於公奚用重歎也顧余無似義惟知己情踰骨肉四十
年男妹相與之意誰能盡識也往歲溪庄策馬窮尋蓋
欲得十餘年前顏面風儀聊更討心而言歸未幾遽報
凶音當日溪亭之上水聲之邊四十韻更唱迭哦之篇
奄成陳跡手墨依然人事之不可知固若是焉耶今我
之來原草已荒萬事如夢顧惟吾姊之亾已三十有餘
年寂寥窮山一抔無言今公之沒也想相遇於冥漠之
中而懽若平時其有知乎無知乎有知也幸爲我傳一
語謂吾歷盡憂抱疾衰謝朝夕且化若無知也固無
可論雲山無際春景方麗嗟我懷人感時增涕

祭嵩南申公文

嵩南丈人東陽申公歿而殯未一月歲庚戌新正
契下鵝洲申體仁遣家兒生員鼎辰以片魚串里
敬告于靈几之前記客臘初四日修付覆書于同
生漢朝并賣慎生文篇未及傳達而繼承臘月初
賜書謂一朔毒瘡兼以六瘡絕食漸盡恐未更幸
悽愴殆異平昔亦違便未克報怛然驚歎不多口
人臥雲翁忽寄書而來說及公不幸重嗟屢喜謂
也至斯吾儕之悼惜可言聞之必同此懷書末細
狀付送而逸不來遂未知以某日某時屬續而歸

後於初七日不遠矣七日之書乃知其爲絕筆永訣矣
果終以毒瘡六瘡至斯耶抑添作別證而然耶顧春秋
殆近八臺而上有伯仲二丈下有嗣孫疊哀外有知友
之不相忘而詩韻禮說之朝夕俯仰吟玩者積之在几
案屬續之夕或有言歟無言歟神識了了如平日否抑
昏昏無省記否言至于此痛矣已矣顧惟愚昧托契下
風操持之確識趣之潔情意之懇篤書問之陸續固已
欽感不已而秋間進拜從容數夕陟降林丘吟詩命酌
豈料一別之竟千古耶抱疾龜縮未卽赴哭茲令豚兒
替告前春往石田馬病未得歷謁徑歸屢教爲可恨者

實此兒也今日之進或有知乎無知乎無知也言固無益有知也或鑑此情曲

祭柴里柳丈文

四十年出入來往雜悲歡之如夢八十餘年風範威儀
奮難追於仙踵家世閱閱之舊書之在國乘烜赫孝友
忠敬之實行之如一日無斃豈敢阿好不欲煩述昨年
南遊之馬歸自一善逮到屏山橫出西轉謂一拜之慙
勤庶更承乎款晤尋真不遇之歎至今頽頽然如有所
失竟幽明之殊路今來筵下巾舄已藏一室三殯桑海
迷茫哀孝子之既老垂白鬢之纍纍上壘巨創下瘞受

子哀痛窮苦極天無比顧此平日相愛之切握手相吊
安得不失聲而揮淚溪山不改庭戶宛然萬事長已一
哭言旋

祭李致道文

古語云人樂有賢父兄得此樂者蓋冥疇不願於常情
竊惟我先師先生以學問之正淵源之的唱道東南勸
引後學一時英俊之遊其門者如入鑪鞴之中同受鎔
鑄之功弱或扶而爲彊昏亦喚其旨聾於是家有賢子
生質旣美朝夕膝下唯諾燕侍孔孟程朱之書日陳乎
其前道德仁義之訓日入乎其耳漸漬融化繩約鞭起

其鍊琢成就豈有窮已故以穎慧通敏之才發之以義
理之見端詳恭雅之質飾之以賢聖之典其周旋揖遜
詞理筆札之粲然日見于外而不出成法者見之若丹
穴之奇毛崑圃之良玉者此蓋本之家庭薰濡以得之
非人所願慕而可樂者哉故知名鄉曲爲遠近儕友之
所屬望擢第登仕爲 聖君賢相之所眷嚮王伯義利
之說旣嘗孰講於平日格致誠正之訓沒身嚼之如荼
飯庶幾發明家學報答 恩渥卒有如文定之有明仲
西山之有仲默循名責實中外加額而一疾京邸中途
折軸若夫惡蜮妖狐之徒爲藉名售奸之計者雖欲弄

我爲水上之苴風前之草而一疏披肝 聖批渙發要
不疚於內省尚奚恨於冥漠顧余相期愛浚骨肉死生
之際情文俱闕旅櫬南歸之夕未得迎哭於路側旌翼
入地之日但遣迷兒而臨穴終祥不遠來薦一酌冥冥
有知謂我何若先師之遺集未完而整頓無日高山之
脩椽已舉而家聲寥落言念至此曷任痛惜文不盡意
惟冀一格

祭春睡齋李公文

金城嵩峯元氣攸屯際茲衰季特降巨人簪纓舊闕奕
世遺光初年步武從遊大方氣象頎偉鶴峙鷺揚襟懷

曠遠川闊雲長涉難窮海談笑來往養德林野神情日
旺儒先古蹟誦說如流禮訟疑案提證隱幽黃耆康寧
仙籙無疆風標動人德義超常奇材落拓時命匪亨天
爵名位豈足云榮顧惟無似獲幸始終追念先契竊附
下風獎許之謬眷愛之敦或款面教或勤書存經年一
疾久違趨拜寤寐懸慕如水注海誰謂新元奄忽乘化
病伏淵齋驚號涕瀉寔宥告期旌翼臨行聊遣豚兒替
伸微誠風儀在目手札盈箱依依一夢何日敢忘天年
考終蘭玉濟美長逝無憾哀此孤寄自惟殘喘料未久
延惟冀朝夕歸拜重泉

祭李后山文

嗚呼痛哉當師門倡學之日而公以穎悟確實之資生
在一洞咫尺之間登門請教日侍燕閒從幼逮晚屢歷
年紀所以周旋唯諾而親炙之者若淪肥浹髓而無不
至及山頽講廢之後而公以先進老成之年特爲同門
儕友之首工夫到熟用力已久見解論說發明旨訣所
以講究存省而進修之者有日乾夕惕而不敢忽故凡
隨時應接之宜居家日用之常微而中和體用之妙顯
而儀文品式之詳細而爲動靜語默之節大而爲屈伸
趨舍之方明誠敬義之所以交做夾持公私義利之所

以剖析毫芒所嘗得力於師門而需用於一生講熟于
平日而體驗于自己者蓋已儼然樹立綽有成就有同
志觀感之端爲後學矜式之地逮桑榆旣晏之年當清
齋燕養之際圖書滿壁花藥繞砌潛心古訓寤寐前世
優游厭飫漸到黃泉若日用鳶魚之著靜中流行之體
所以左右逢源俯默契者雖未可容易窺見得論深
淺然而顧師席濡之力始終發揮之功殆若勉齋之
於考亭良老之溪翁一方之尊信益溪士流之依仰
莫過有不得不一時淵源的傳畢竟於是屬望斷不
在他顧余愚晚學無得契忝同門情惟懿戚念平日

狷隘之性未盡融化於大冶鎔鑄之日暨中年粗淺之
工卒無所成於操存涵養之實年齡遲暮舊病猶滯從
遊往復言或未契惟前後眷知之出常多賴頂針之砥
骨曾滯湖上恨未造謁往冬垂覆特感警切誰謂龍蛇
一運之所忌奄至今日而因極東巖之墓草纔宿川沙
之旌翼已邈吾黨相吊餘涕未盡豈料此際又哭不慙
逐歲連時若與相引自惟衰病朝夕且死哭盡同人將
誰依倚杜門江曲塊坐無語悼長德之俱逝懼橫流之
難禦粵瞻師門事多未遑幽明一理想亦含傷窀穸告
期病未臨穴送子替酌臨風嗚咽



不差則若王伯儒釋之別義利邪正之界欲必剖析異
同積以歲月之久漸期德業之成寧做全體而未盡不
欲以一善成名在師門則見許以確實處末俗則爲有
所矜式何莫非一變至道卓然自立者哉蓋其發憤向
道刷滌自新逮桑榆望八之年在燕閒獨處之時亦必
肅容端坐正冠勅衣未嘗以衰倦或弛是則雖行年九
十有五而猶不廢箴儆者亦將由是可期雖嘗以晚悟
無成自視歛然而視其氣象之弘重節度之嚴謹亦足
以驗其所進日用文句或若未出平易讀者往往艱滯
然而手法練熟儼成一體何莫非學力攸逮也顧余無



